

瀋江維多利亞學校 (中學部)  
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(Secondary Section)



V704656

# 屠格涅夫

## 短篇小說選

戴啓篁 譯



屠格涅夫的至美之解讀與繹繪！

屠格涅夫膾炙人口的精緻短篇小說，可以品嘗如《初戀》與《阿霞》這般清新戀歌，也能嗅出《多餘的人的日記》中那種戀情不遂的苦楚痛澀。請與我一起探尋這瑰麗奇幻的美妙風情詩作！

世界短篇  
小說選 ⑨

屠格涅夫短篇小說選

F  
T8



屠格涅夫(1818~1883)

俄國19世紀第一位獲得國際讚譽的偉大作家屠格涅夫，於1843年初試師費發表長詩作品《巴拉莎》時，就受到名評論家別林斯基的驚嘆賞識，自此便展開他一生感性多彩的文學創作生涯。

短篇小說集《獵人日記》收錄了他所寫的25個珍貴的故事，屠氏為俄國農民描繪一幅幅栩栩動人、滿懷深情的精緻肖像的同時，也試圖對極力推動俄國走向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做一番深刻的研究。作為一位旅居西歐數載的非官方文化使者，屠氏傾注於創作中的不僅是對祖國前途滿腔的深切關懷，也兼容著他個人細膩敏感的藝術氣質，這正是賦予他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。

ISBN 957-626-373-5



9 789576 263736

## 古怪的故事

……五年前，（X先生開口說，）公務在身，迫使我在省城T滯留幾日。我住進一家像樣的旅館，那是一位發了財的猶太人幾年前建造的。據說，這家旅館興旺時間不久，一如我國常有的情況，可我當時看到它正處於興旺發達的階段。嶄新的木器夜間霹靂啪啪，像是放手槍；床上的被子、桌布和餐巾肥皂味刺鼻，油漆地板上沾滿阿利夫油，據一位十分文雅而不甚整潔的茶房說，此油有防止臭蟲跳蚤之功效。這位茶房，原是T公爵的侍僕，因而待人接物漫不以心並且自滿自信；他穿著不合身的上衣和破舊的鞋子，總是把餐巾挾在腋下，臉蛋長滿粉刺，而一說話，便揮舞著冒汗的手，他言論簡短，感情充沛。他對我提供了某種庇護，因為他把我看成能夠重視他的文化程度和人際知識的人。但他對自己命運卻抱著頗為絕望的觀點。「當然，」有一回他對我說，「我現任的地位怎樣？抓住了尾巴，揪出來示眾！」他名叫阿爾達里昂。

我得開幾次酒會招待本地官員，那位阿爾達里昂為我弄來了輛轎車和一名僕役，這

兩樣跟他同樣萎靡不振和死氣沉沉，但是，這位僕役身穿鑲金邊的制服，而轎車裝飾了貴族紋章。官方的拜訪總算完畢，我便去尋訪一位地主，他是我父親的老相識，早就住在丁城。我與他足有二十年不會見面。他已經結婚，有個不錯的家庭，後來妻子死了，復又破產。他幹的是包收捐稅的行當，就是說，貸款給包稅人，收取重利。「冒險碰運氣，這是高尚的事業！」不過，他好運氣不多。正當我跟他談話的時候，房間裡走進來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姑娘，腳步有點膽怯，然而輕快，好似踮起腳走路，姑娘身材細小瘦削。「她就是，」我那位熟人對我說，「我的大女兒索菲婭，我來介紹一下。她頂替了她過世的母親，操持家務，照顧弟弟妹妹。」我第二次向進房來的這位姑娘鞠躬，（可她卻不吭一聲坐到椅子上，只管自個兒出神）她可不大像個受過教育的女主人。她圓圓的臉，一臉稚氣，身段好看，不大動彈；在高低不一的凝定的眉毛下，一雙藍色眼睛專注地看人——甚至表現驚恐，以為馬上會看到出人意料的怪事。豐潤的小嘴，上唇有點翹，毫無笑意，甚至令人覺得根本沒有笑的習性，柔嫩的面頰泛出圓圓的兩塊紅暈，不增大也不縮小，長久保持著。蓬鬆的亞麻色頭髮紛披下來，分成一綹綹飄灑於小巧頭顱的兩側。胸脯靜靜地呼吸著，兩隻手有點不大自在，緊緊壓住纖細的腰肢。淺藍色的連裙衫沒有些兒褶紋，垂蓋到小腳上，可見稚氣未消。這位少女引起的總印象，與其說是多愁多病，不如說是令人費解。我面前的這位，並非一般的外省害羞的少女，而是一個

自成一格的，對我來說不甚了然的生靈。她並不吸引我，也不令我生厭，我還沒有完全了解她，只覺得，我還沒有遇見過比她更誠實的靈魂。惋惜呀！是的，這個嚴肅的、步步設防的年輕生命令我由衷生出憐憫之情——天曉得為什麼！「此女子並非地上所生，」我不由得這樣想，雖然她臉上並無任何「天國的」神情，即使她進了Mademoiselle Sophie ①的客廳，那也不過是為了扮演女主人的角色，正如她父親所指出的。

她父親轉而談論丁城的生活，談到本城提供的各種娛樂和設施。「我們很守規矩，」他說，「省長是個鬱鬱寡歡的人，首席貴族是個光棍。不過，後天晚上貴族聚會，將開一個場面很大的舞會，我建議您也去，本地並不是沒有美人的。您將見識本地全體知識界。」

我的這位熟人，作為曾經受過大學教育的人，喜愛使用一些學術詞彙。他說出這等詞彙，並非意在譏諷，而是懷著敬意。再說，大家都知道，包稅行業，除了儀表穩健之外，還發展了從業者身上深思熟慮的習性。

「請問，您也去參加舞會嗎？」我轉向他的女兒問道。我想聽聽她說話的聲音。

「爸爸如果去，」她回答，「我就跟他去。」

她說話聲音很細，說得很慢，一字一字吐出來，似乎很困惑。

「即然這樣，那就請允許我邀請您跳第一輪卡德里爾舞。」她點頭表示同意，但臉

上沒有笑意。

我立即告辭，我記得，她的眼睛盯住我看，我感到奇怪，不由得歪過頭來從肩膀朝後看，莫不是她看到我背後有人或者有什麼東西嗎？

回到旅館吃飯，端上來一成不變的「夜光湯」、肉丸子膽豌豆、煎得發黑的燻雞肉，吃罷我便在沙發上坐下，想心事。想的便是這個索非婭，我的熟人的這個謎樣的女兒。但是，阿爾達利昂從桌上收拾完殘羹剩飯，便以自己的方式闡釋我陷入沉思的原因。他硬說我心情煩悶。

「對於路過這個城市的先生們，開心的玩意兒太少了，」像往常一樣，他以十分隨便的口氣說，同時用一條骯髒的餐巾輕輕拍打椅背——這個動作，有文化的僕人才做得出。「太少了！」他閉嘴了，而牆上掛的飾有紫玫瑰的白色的大時鐘單調地滴答滴答響，也彷彿贊成他的話：「太——少！太——少！」阿爾達利昂又說：「既沒有音樂會，又沒有戲劇，」（他跟老爺去過國外，差點還到過巴黎，他知道，鄉下佬不說「戲劇」而說「大戲」。）「也沒有舞會，又沒有貴族老爺的招待晚會，這一切，一概沒有！」（說到這裡他停一停，好讓我體味他吐字的文雅）「要互相見面也難於上青天。各人坐在自己房裡，好像釘子釘在那裡。結果是，來到這兒的先生們都躲藏起來了，簡直沒有地方可去。」

阿爾達利昂斜起眼睛看了我一眼。

「倒是有個辦法，」他又說，停一停，「如果您有那個意思的話……」

他第二次瞟我一眼，冷笑一下，但是，他大概看到我並不感興趣。

我這位儒雅的僕人朝房門走去，想了想又回轉來，躊躇片刻，然後帶著狡猾的微笑湊近我耳朵，說道：

「您想會見死去的人嗎？」

我驚訝地望著他。

「是的，」他繼續細聲細氣地說，「這兒有那樣一個人。是個普通小市民，甚至不識字，可他会做出神奇的事情。比方說，如果您告訴他，您想會見您在世界上所有認識的死去的人中間的任何一個，那他一定讓您見到。」

「他有什麼辦法做到？」

「那可就是他的秘密了。雖然我也是個無知無識的人，我可要坦白地說：正因為無知無識才力可通神，買賣人對他十分尊敬。」

「這事全城都知道嗎？」

「誰不知道？都知道，少爺！不過，他有點怕警察。因為，隨你怎麼辯解，那事終歸是禁止的，而老百姓卻相信。而平頭百姓都是賤民，如今抱成一團了。」

「他讓你見過死人顯靈嗎？」我問阿爾達利昂，「召來的死人我不想見。」

阿爾達利昂搖搖頭。

「少爺！他可以讓您的過世的令尊大人顯靈。」

我死死盯住阿爾達利昂，他笑一笑，玩弄著餐巾。然後寬容地，但卻堅定地望著我。

「這事兒倒也的確新奇！」我終於大聲說，「您能不能介紹我跟那個人認識認識？」

「直接介紹，我沒有辦法，少爺！要通過他母親。她是位可敬的老太太，在橋頭賣糖漬蘋果。如果您吩咐，我就去問問她。」

「那好，那就勞駕去試試。」

阿爾達利昂咳嗽，用手捂住嘴。

「您這麼信任，我非常感激，同樣的信任，我想，您也該賜予那位老太太。從我這方面說，我得向您稟告，您一點也不用害怕，因為您是路過此地的先生，是一位貴族老爺嘛。當然，您可以理解，那是個秘密，任何情況下，請別追究，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。」

阿爾達利昂一隻手托著托盤，身子搖搖擺擺，托盤也搖搖擺擺，姿態優美，走出門去了。

「那就說定了，我能指望你嗎？」我從背後大聲喊。

「您放心！」他回話，聲音十分自信，「等我跟老太婆商談以後，準定給你一個回信。」

我不打算多談阿爾達利昂所說的怪事引發我怎樣的思緒，但我得承認，我迫不及待等待著他的回音。阿爾達利昂很晚才回來，消息令人失望：他沒有找到那個老太婆。可我還是在賞給了他一張三盧布的鈔票，以茲鼓勵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興高采烈又來到我的房間，說是：老太婆同意跟我見面。

「來！小鬼頭！」阿爾達利昂在走廊裡大叫，「小師傅，到這兒來！」於是，一個五、六歲的小孩走了進來，他一身髒，像隻貓崽，頭髮剃光，穿著破爛的條紋長袍，赤腳穿一雙大鞋子。「你就帶領這位先生去你知道的那個地方吧！」阿爾達利昂指著對我「小師傅」說，「而您，先生，到了那裡，就問瑪斯特利齊婭·卡爾波夫娜就行了。」

小孩嘶啞地應了一聲，我們便出發。

我們沿T城幾條未曾鋪砌的街道走了很久。終於，走進一條最偏僻最窮酸的巷子，我的嚮導在一棟破敗的兩層的木頭樓房前站住，然後抬起袖口擦鼻涕，說道：

「就這兒，進去朝右走就到了。」

我走進小門廳，穿過通道，磕磕碰碰朝右拐：一扇小門，生鏽的門門嚙一響，打開了，我見到一位胖胖的老太太，穿一件褐色兔皮襖，頭上繫條花色頭巾。

「您是瑪斯特利齊婭·卡爾波夫娜嗎？」

「我就是。」老太太尖嗓子回答，「請闢照。要不要坐一坐？」

老太太領我走進去的那個房間堆滿各式各色破爛，有破布、枕頭、羽絨、袋子，要在這裡頭轉過身都十分困難。陽光從兩扇落滿灰塵的小窗口好不容易射進來。一個屋脊瓦裡，層層疊疊堆滿小盒子，後頭有人哼哼唧唧和嘆氣……不知是什麼人，很可能是個生病的小孩，也可能是隻小狗。我在靠椅上坐下，老太婆正面站在我跟前。她的臉色發黃，似乎像蠟油一樣半透明，嘴唇噉起，布滿皺紋，一條橫貫其間的粗紋特別刺眼。一絡白髮從頭巾裡垂下來。紅腫的灰色眼睛從突出的額頭下聰明地看人，虎虎有生氣。尖鼻子像支錐子，一呼一吸彷彿說：我是騙子！「咳！你這老太婆是個精靈鬼！」我不由得這樣想。她口裡呼出酒氣。

我向她說明我來找她的原因，這個她顯然早已知道。她耐心聽著，不停地眨眼，還使勁擡鼻子，彷彿想伸過來啄我一下。

「是的，先生！是的，先生！」她終於說，「阿爾達利昂·馬特維伊奇正是這麼說的，先生！您先生想見識一下我兒子瓦申卡的玩意兒……只要我們能辦得到！先生。」

「爲什麼辦不到？」我打斷她的話，說，「我這方面你們完全可以信賴……我不會去告發。」

「哎喲！我的先生！」老太太趕忙說，「您說哪裡話來？您的好意我領情。再說，告發哪一條呢？難道我們犯了罪？先生！我兒子不是那號人，絕不會幹任何壞事，也不會耍魔法騙人……保佑，聖母開恩！說到這兒，老太太劃了三次十字。」全省他是第一個嚴格持齋禱告的人，是第一個，先生！不錯，您來訪問他，是莫大的榮幸。了不起！不過，那件事他做不到，親愛的先生！他本領不高。」

「跟令郎見見面，這個，您該不反對吧？」我說。

老太太又眨眨眼，將手絹來回塞進袖口兩次。

「哦，先生！我們真愛莫能助啊！……」

「瑪斯特利齊婭·卡爾波夫娜，請賞光。」我打斷她的話，拿給她一張十盧布的鈔票。

老太婆立即伸出幾根肥胖彎曲的手指一把抓住，飛快塞進袖口裡，那手指令人想起貓頭鷹肥厚的爪子。她想了想，然後突然決定，兩手朝大腿拍一巴掌。

「您今晚來，七點鐘。」她說，那口吻已經不是她本人的，而她像是另一個人的，較爲鄭重和平靜，「不要到這個房間裡來，請直接上二樓，左邊有扇門，你推開門進去就是了。那是間空房子，擺了一張椅子，你就坐下等著。不論看到什麼，你千萬別出聲，也別動，跟我兒子也不要說一句話，因爲他還年輕，患了羊癲瘋，很容易嚇著他，他會

渾身發抖，好似一隻小雞崽……真造孽！」

我望著瑪斯特利齊妮。

「您說他還很年輕，如果他是您兒子……」

「收養的兒子，少爺！收養的兒子！我收養許多孤兒。」她說，歪歪頭指指屋內，那兒正發出可憐的呻吟聲。「哦！上帝保佑，聖母大慈大悲！而您，先生，來這兒之前，請您費心好好考慮考慮。從您的死去的熟人中挑選您想會見的那一位。祝他靈魂安息。挑選好了，就好好記住，直到我兒子走進來。」

「我要告訴您兒子，我挑選了什麼人嗎？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，先生，甯說一個字。如果需要，他會看穿您的思想。而您只要腦子裡好好記住就行了，吃晚飯的時候，您得喝點酒——兩、三杯，酒絕不礙事的。」老太太大笑，舔舔嘴唇，抬起手碰碰嘴，然後嘆一口氣。

「那我七點半來，是嗎？」我問，站起身。

「七點半，是的，先生！七點半鐘。」瑪斯特利齊妮·卡爾波夫娜平靜的回答。

我離開老太太回到旅館。我毫不懷疑自己將被愚弄一番，怎麼個愚弄法？這便是我的好奇心之所在。我跟阿爾達利昂只交談了三言兩語。

「她答應了？」他問我，皺起眉頭，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後，高聲叫道：「這老太婆

真了不起！」

遵照「了不起」的囑咐，我開動腦筋，在我的死去的諸多熟人中進行挑選。經過夠長時間的猶疑之後，我選定了我的家庭教師。我選定他，並非我特別懷念他，而是因為，此人的形象太特殊了，根本不像現代人，要將他跟別人弄混，簡直是不可能的。他有一個特大的腦袋瓜，蓬鬆的白髮朝後梳，眉毛又濃又黑，鷹勾鼻，兩大把紫色鬍子，身穿綠色上衣和條紋坎肩，扣著閃閃發光的銅鈕扣，硬梆梆的衣領高高豎起。「倘若果真讓我的德謝爾先生顯靈，那可真得佩服那個人真是個魔法師了。」

吃晚飯時，我遵照老太婆之囑，喝了一瓶上等紅酒，由於阿爾達利昂的胡來，那酒散發出濃烈的燒焦的瓶塞子氣味，每喝一杯，杯底便積了一層檀香木的沉澱物。

準時七點半，我便來到白天跟可敬的瑪斯特利齊妮·卡爾波夫娜談過話的那棟房子的門前。窗戶的百葉窗全都關上，但門開著。我走進屋裡，沿著搖搖晃晃的樓梯上了二樓。推開左邊的一扇門，正如老太婆事先所說的，我發覺來到一個空盪盪的房間裡。房間很大，窗台上燃著一枝蠟燭，燭光昏暗。窗口對面，牆邊擺著一張藤椅。我弄掉燃了好久的蠟燭的燭花，在藤椅相坐下，開始等待。

十幾分鐘很快過去，這房裡絕無任何一件東西可以令我發生興趣，但我尖起耳朵聽，注意每一個輕微的聲響。死死盯住那扇門……心跳得很厲害。過了十幾分鐘，又過了

十幾分鐘，過了半個小時了。過了三刻鐘了——但願四周有點兒微響也好！我咳嗽，爲的是讓人知道我在這兒。我開始感到無聊，心裡惱火：被愚弄竟然採取這種方式，這是我當初沒有料到的。我正打算站起來，拿起蠟燭下樓去……這枚蠟燭芯上，又結了一個燭花。可是，我的視線從窗台轉向門口，不由得一驚：貼牆站著一個人。他進房時，不聲不響，我根本不會覺察。

他穿件普通的藍色厚呢長外套，身材中等，足夠結實。他抄著手，垂著頭，盯住我看。昏暗的燭光下我看不清他的面孔。但見濃密蓬亂的頭髮垂下來，覆蓋前額，嘴巴寬大，有點歪，一對眼睛微微泛白。我本想開口跟他交談，但陡然記起瑪斯利齊婭的囑咐，便把嘴巴閉緊。走進來的這個人繼續盯住我看，我也盯住他看，好不怪哉！這時，我感到類似恐懼的情緒，同時想起那囑咐，便立刻開始想我那位家庭教師。而進來的那個人還是站在門邊，費勁地呼吸，好似他正在爬山或肩挑重擔，他的眼睛在睜大，好像直逼我眼前——在他專注的、沉重的威嚴的目光下，我感到很不自在。過了一會兒，這雙眼睛簡直殺氣騰騰，外罩凶光了。這眼神，酷似獵狗追殺野兔的眼神，當我想「逃命」，即把眼光移向一旁的時候，他也確實像獵狗盯著野兔那樣死死盯住我不放。

就這樣過了不知多少時刻：很可能，一分鐘，也可能，一刻鐘。他死死盯住我。我越來越感到不自在和惶恐，便使勁去想我那位法國家庭教師。有兩回我打算對自己說：

「真是胡扯淡！一幕鬧劇！」我也打算笑一笑，聳聳肩……枉費心機，心頭任何決斷，偶一萌發便立即「凍結」——我找不到另一個詞來表達。我不由自主僵化了。突然，我發覺，那個人離開了門口，隔我一步兩步站住。然後，他雙腳並攏輕巧一跳，離我更近……再跳一下……再跳一下。一雙凶神惡煞的眼睛死死盯住我的臉，一雙手還是抄在背後，寬闊的胸胸膛使勁呼吸。他這三次蹦跳，我覺得很好笑，但心裡害怕，啥也不能夠理解了，催眠作用突然控制了我。眼皮發黏睜不開……這個穿藍厚呢外套的、眼珠泛白的、披頭散髮的人在我面前顯出重影——突然，消失不見！我打了個哆嗦：他又出現，站在門和我之間，離我更近……等一下他又不見了，似乎一團霧氣把他遮住，接著，又出現了……又消失……又出現，更近，更近，他那困難的幾乎像打鼾似的呼吸直衝著我的面孔噴來……又是一團濃霧飄過來，突然，霧裡顯現出向上梳理的白頭髮，德謝爾的腦袋生動地透露出來！就是他！這是他的大把鬚鬚，這是他的又濃又黑的眉毛，這是他的鷹鉤鼻！穿的仍然是綠色上衣銅鈕扣，條紋坎肩，梆硬的衣領攔著脖子……我叫起來，站起身來……老頭不見了！在他站的地方站著穿藍色厚呢外套的那個人。他搖搖晃晃，走到牆根，頭靠在牆上，伸出兩隻手撐住，大口出氣，像一匹累壞了的馬，嘶啞的嗓子叫一聲：「拿茶來！」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瑪斯特利齊婭跳到他身邊，一邊喊：「瓦申卡！瓦申卡！」她動手給他擦汗，他熱汗淋漓，從頭髮上和臉上往下淌。我走上前，但



她發出撕肝裂膽的聲音，堅決地叫道：

「先生！親愛的父親！別毀了他！別造孽，看基督的情面！」我只得聽從，而她又轉向兒子：「我的好兒子，心愛的！」她安撫他，「茶馬上就端來，馬上就來！而您，先生，回到家就趕快喝茶！」她在我身後叫著。

回到家，我聽從瑪斯特利齊婭的勸告。立刻吩咐端茶來。我感到精疲力盡，甚至骨頭都散了架。

「怎麼樣，先生？」阿爾達利昂問我，「去了？見到了？」

「他果真讓我看到了……我得承認，我沒有料到。」我回答。

「這個人，絕頂聰明！」阿爾達利昂說，同時把茶飲撤去，「買賣人對他懷著極大的敬意。」

我躺在床上，心裡琢磨適才所發生的事，我始終想弄明白，這事應該如何解釋。毫無疑問，那人懂得催眠術，他使用我尚不理解的方法作用於我的神經，他那麼清晰、那麼明確地在我心頭喚起我所想念的那個老頭的形象，以至最終我真看見老頭就在眼前……科學是承認人類的所謂「轉移現象」的——感覺的轉換。妙極了，但是，能夠引發類似效果的那種力量，始終是相當驚人的和神秘的。「不管怎麼說，」我想，「我看見了，親眼看見了我那位過世的家庭教師！」

第二天，貴族聚會，開跳舞會。索菲婭的父親到了我這兒，提醒我說，我曾邀請他女兒伴舞。晚八點正我已經跟她並排站在舞廳的中央，廳裡燈火輝煌，在軍樂隊演奏的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，我正打算邀她跳簡單的法國卡德里舞。人越來越多，女士們特別多，其中也有不少很漂亮的，但冠軍無疑是我的這位舞伴，雖說她的眼神有點古怪，有點野性。我發現，她很少眨眼，眼睛透露出無可懷疑的真誠，這一點，也難以遮掩眼中古怪奇特的神色。她的身段美極了，舉止也婀娜多姿，雖然有點兒羞澀。跳華爾茲舞的時候，她的身子稍稍後仰，纖細的脖子微微歪向右肩，好似想跟舞伴拉開一點距離，此情此境，你不可能想像更具有青春魅力、更動人心魄、更天真純潔的情景了。她一身潔白衣裙，黑色的飄帶上佩了小小的碧綠的十字架。

我再邀請她跳瑪祖加舞，力圖引起她談話的興趣。但她回答提問時，只是三言兩語，並且不大情願的樣子，而聽我說話卻全神貫注，臉上顯出沉思困惑的神情，這神情我第一回看見她的時候就令我吃驚。她的表現沒有任何賣弄風情的跡象（這是她這年齡的少女難免的），也沒有一絲笑意，而她那雙眼睛，總是長久地直勾勾地看人——這雙眼睛彷彿同時還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，另有一種情之所繫東西……好一個古怪的生靈！到了最後，我真不知道該用什麼辦法打動她的心，於是想起了昨日那番冒險，便講給她聽了。

她顯然懷著好奇心聽完我所講的故事，但是，出於我的意料，她對這個故事毫不驚訝，只是問我，那個人是不是名叫華西里？我記得，老太太就叫他「瓦申卡」。

「是的，他名叫華西里。」我回答，「莫不是您知道他？」

「這兒有個力能通神的人，名叫華西里。」她說，「我想，您說的或許是他。」

「力能通神，不見得。」我指出，「只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催眠術——醫生們和科學家們對它都感興趣。」

我便闡明自己對這種叫催眠術的力量的觀點，我說很有可能一個人的意志服從另一個人的意志，等等；但是，看來，我的自相矛盾的解釋並未使我的交談者信服。索菲婭聽著，手交叉擱在膝頭上，凝然握著那把扇子。她不舞弄扇子，手指頭一動也不動，這時我覺得，我說的這些話對她根本不起任何作用，好比面對一座石頭雕像。我的話，她都懂，但她顯然有她自己的一套看法，那是不可動搖的、根深蒂固的信念。

「您相信神靈顯聖！」我叫起來。

「當然，我相信。」她平靜地說，「怎麼能不相信呢？聖經裡不是說過嗎？倘若一個人那怕擁有信仰的一粒種子，那人便可移動大山。只要有信仰，就會產生奇蹟。」

「顯然，我們這時代信仰太少，」我反駁，「因而聽不到什麼奇蹟。」

「可奇蹟是有的，您自己就親眼看見。不！在我們時代裡，信仰並沒有絕跡，而剛

剛是個開端……」

「神的威嚴玄妙莫測的開端！」我打斷她的話說。

「信仰的開端，」索菲婭說下去，一點也不困惑，「自我犧牲……還有自輕自賤！」

「甚至自輕自賤！」

「對。人類的驕傲，妄自尊大，自我吹噓，應該掃蕩乾淨。您剛才提到意志，意志也必須摧毀。」

年紀輕輕的姑娘居然說出這種話來！我打量她全身上下，「這乳臭未乾的毛丫頭可不是在開玩笑哩！」我心裡想。我再看看跳舞會上四周的人，他們也望著我，我覺得，我驚訝的神色令他們好笑，其中的一位甚至向我微微一笑，以示同情，他彷彿想說：「怎麼啦？您身旁這位小姐莫非是個怪物？這兒的人都曉得她的脾氣。」

「您打算摧毀您的意志嗎？」我再次轉向索菲婭，問她。

「每個人都應當做他覺得是真理的事。」她回答，教條式的口吻。

過了片刻，我又問她：「請問，您相信能夠召來死去的人嗎？」

索菲婭微微搖頭。

「沒有死去的人。」

「怎麼會沒有？」

「死的魂靈是不會有的。他們是不朽的，可以隨時出現，當您想見他們的時候……他們永遠活在您的周圍。」

「怎麼？您以為，比方說，那位紅鼻子駐防軍少校身邊，此時此刻正有個不朽的靈魂在飄浮嗎？」

「為什麼不可能呢？陽光照耀著他和他的鼻子——難道陽光，任何一種光，不是來自上帝嗎？什麼是外表？對於純潔的靈魂沒有任何不純潔的事物！只需要找一位導師，一位引路人。」

「好！請問，請問，」我承認並非毫無惡意地問，「您要找一位引路人……請問您的神父又有什麼作用？」

索菲婭冷漠地瞅我一眼。

「看起來，您是想嘲笑我。我的神父教我該做什麼，但是我必須找到一個引路人，他自己能夠用實際行動給我做個榜樣，如何作出自我犧牲。」

她抬起眼睛望著天花板。這張稚嫩的臉，這凝然不動的沉思的表情，這神秘的、專注的、出神入定的神態，真令人憶起拉斐爾之前的聖母的畫像……

「我讀過一本書，」她又繼續說，也不看我，嘴唇幾乎不動，「書裡頭說，過去有位大官命令他死後將他的屍體埋在教堂前的台階下面，好讓眾人將他踐踏……這件事應

當在生前就做。」

碰！碰！特——啦——咯！——敲響了定音鼓……我得承認，舞會上進行剛才的談話，的確過分反常，這番談話引起我心裡一連串的思考，本質上跟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。邀請我這位女伴跳一輪瑪祖加舞，為的是不再挑起神學的爭論。

再過一刻鐘，我領著我的這位Mademoiselle Sophie ②走到她父親跟前，兩天後，我離開T城……那位帶著稚氣的臉和堅如磐石不可滲透的靈魂在我心頭很快淡忘。

過了兩年，她的形象不由得又令我回憶起來。有一回我跟一個剛從南俄旅行歸來的同事談話。他在T城住了一些時日，對我講了一些當地的見聞。

「真巧！」他叫起來，「你不是認識B.H.B.嗎？」

「怎麼？當然認識。」

「他女兒，索菲婭，你也認識？」

「我見過她兩次。」

「你想不到，她私奔了！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是這樣。已經三個禮拜了，石沉大海。令人吃驚的是，誰也說不出她跟誰私奔了。你想想，一點也猜想不到，沒有任何令人懷疑的蛛絲馬跡。她拒絕了所有的求婚者，她

的行為舉止本來也是最為謙和的，文靜的姑娘，虔誠的女香客，就是這號人！這椿醜聞，鬧得滿城風雨。B絕望了……她有什麼必要去私奔呢？父親對她，簡直百依百順。主要之點，是省城裡追逐女人的色鬼個個俱在，一個不少，簡直不可思議。」

「至今還沒有找到她嗎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石沉大海！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家財萬貫的未婚妻了，這才糟糕。」

這個消息使我吃驚不小。它無論如何不能夠跟我腦子裡對索菲婭的回憶連接起來。不過，世上的怪事還少嗎？

同年秋天，我又出公差，來到C省。該省與丁省相毗鄰。正當秋雨連綿時節，天氣陰冷。幾匹疲憊不堪的瘦馬拖著簡單的行囊，沿著泥濘的黑土大道緩慢前行。我記得，有一天特別倒楣：足有三次我不得不「坐定」在深陷至車軸的泥濘之中；車伕時不時放棄舊的車轍，揮鞭呼嘯，大聲吆喝，把車趕進另外的車轍，但是，到頭來，也不見得好多少。總之一句話，到傍晚我已經弄得精疲力盡。到了下一站，我便決然在客棧裡投宿。我被帶進一個房間，那兒擺了一張破敗的木沙發，地板歪斜，壁紙破爛，房裡散發克瓦斯味、席草氣、蔥頭味，甚至還有松節油氣，到處蒼蠅成陣，但是，此處至少可以暫避風雨。而戶外，風雨正緊，已經一連幾個晝夜了。我吩咐泡茶，在沙發上坐下，心裡犯愁，旅途的思緒自然很不愉快，對此，俄羅斯國土上的遠行客雖不說，心下也明白。

我的思緒被一陣悶響所打斷，響聲來自公用的茅屋裡，我這個房間跟它用木板隔開。伴隨著這聲悶響，還有斷斷續續的叮噠之聲，好一似腳鐐手鐐鏗鏘作響。突然，又聽到一個男人大聲吆喝：「上帝賜福於此屋全體生靈。感謝上帝！感謝上帝！阿門！阿門！頌揚上帝吧！」聲音再起，似乎不大順暢，每個詞最後一個音節故意拖長。又聽得大聲嘆氣，一具沉重的軀體頹然落坐於板凳。

「阿庫琳娜！妳這上帝的奴僕，上這兒來！」那個男人的聲音又叫，「妳看，身無分文，福氣大得很！哈，哈，哈！呸！我的上帝！我的救主！我的救主！」那聲音，就像是教堂執事在頌經壇上作大聲朗誦。「我的主啊！我生命的主宰，我罪大惡極，我主明察……哦，哦，哦！哈，哈！……呸！天賜神恩於此屋，六點鐘了！」

「他是什麼人？」我問老板娘，她正端茶飲進房。

「先生！」她急忙小聲回答，「他是個聖徒，上帝的奴僕。前不久才到我們這地方，你看，現在到我們家來了。這天氣真糟！怎麼辦，親愛的？雨水流成河了！他還戴上腳鐐手鐐，您會看到的，真是信仰上帝入了魔了！」

「感謝上帝！感謝上帝！」那個聲音又叫著，「阿庫琳娜！阿庫琳娜！心愛的阿庫琳娜！我的親人！哪裡是咱們的天堂？哪裡是咱們美妙的天堂啊！咱們的天堂在沙漠裡……在沙漠裡……這棟房子，從這兒開個頭……天賜洪福……哦，哦，哦！」他往下說

得含糊不清，打了個長而又長的呵欠，然後爆發出刺耳的哈哈大笑。這樣的哈哈大笑，每一回都似乎是不由自己，笑罷便氣沖沖吐口水：呸！

「真糟！斯傑潘內奇又不在家。這下可倒楣了！」老板娘彷彿在自言自語，她站立門旁，從一切跡象看，她全神貫注以觀動靜。「他事先交待一句就好了，可咱娘們怎麼料得到呢？」說罷，她快步走出門去。

隔板上有個小孔，我把眼睛湊上去看。那個瘋瘋癲癲的香客坐在板凳上，背衝著我。但見一顆腦袋碩大無朋，像只啤酒桶，蓬頭散髮，還有寬大的駝背，穿著打補丁的濕漉漉的長袍。他跟前，泥地上跪著一個虛弱的女人，穿著濕透了的女市民穿的破舊短上衣，繫一條深色頭巾，下垂眼簾。她使勁為他脫靴子，靴筒上滿是泥漿，她的手指頭打滑。老板娘站在她身旁，雙手抱十字攔在胸前，畢恭畢敬地望著「上帝的奴僕」。他依然滿口胡言，聽不懂他說些什麼。

穿短上衣的女人終於好不容易脫掉他的靴子。她險些沒累倒，又立即抖擻精神，動手給瘋癲的香客捲包腳布。捲起包腳布，顯出血腫的傷口……我轉過臉去。

「要不要喝茶？聽憑吩咐，親愛的。」聽見老板娘卑躬屈膝地說。

「虧你想得出！」瘋癲的香客回答，「罪孽深重的肉體嬌寵壞了……哦，哦！一身骨頭都毀掉了……可她呢，還要喝茶！哦，哦！可敬的老太婆，咱心中的魔鬼勢力大得

很囉！挨餓活該，受凍活該，天上下糧食，你看這雨下個不停，可魔鬼照舊在心裡生了根！要牢記聖母餅幪日！賜福於你，福氣多！」

老板娘感動得輕輕嘆息。

「你要聽我的話：都交出來，把腦袋交出來，長袍交出來！不會請你交，你自己交出來！因為上帝洞察一切。莫非他搗毀了你的家屋嗎？慈悲的上帝賜給你麵包，你卻把上帝放進爐裡烘烤！他都看見！都看見！誰的眼睛洞察一切？你說，誰的眼睛？」

老板娘把手伸到披肩下偷偷劃十字。

「自古以來，就有個仇敵，那就是鑽石！鑽石呀，鑽石！」瘋子不斷重複這個詞，咬牙切齒，「自古以來，它就是一條蛇！但是，上帝復活了，上帝復活了，會趕走這條蛇！我會把所有的人都喚醒，去進攻這個仇敵……哈，哈，哈！呸！」

「您這兒有清油嗎？」另一個聲音說，小得幾乎聽不見，「討一點給他擦傷口……有乾淨的破布嗎？」

我又湊近小洞去看：穿短上衣的女人仍然在包裹那瘋子的傷口。「她就是瑪德琳！」

③我想。

「馬上拿來！馬上拿來，親愛的！」老板娘說，然後她走進我這房間，從聖像前的神燈裡舀了一小勺清油。

「服侍他的這個女人是誰？」我問老板娘。

「不知道她是誰，先生。看起來，她也是在拯救靈魂，將功贖罪，真是個聖潔的女人！」

「阿庫琳娜！阿庫琳魯希卡！我心愛的孩子！我心疼的女兒！」癡香客不斷吆喝，突然放聲大哭。

跪在地上的那個女人抬起眼睛望著他……天呀！這雙眼睛我在哪裡見過？

老板娘捏著那一小勺清油走到她跟前。她給傷口擦了油，包紮好，站起身來，便問有沒有乾淨的貯藏室和一些乾草……「華西里，尼基吉奇喜愛睡在乾草上過夜。」她解釋道。

「怎麼會沒有呢，請吧！」老板娘回答，「親愛的，勞駕！」她轉向癡香客，「烤乾衣服，就請歇息吧！」

那人乾咳數聲，慢吞吞從板凳上站起身——他的腳鐐手铐又叮噐作響。他轉過臉衝著我這邊，轉動眼珠尋找聖像，他抬手劃十字，十字劃得很大，使勁揮動著手。

我立即認出了他。卻原來此人就是那個小市民華西里，他曾經要法讓我會見了過世的我的法國家庭教師！

他的面孔改變不大，只是神色更為出格，更為可怕……臉浮腫，腮幫子長滿一大把

蓬亂的鬍鬚。一身襤褸，骯髒發臭，癡不癡呆不呆，他給我的印象，厭惡多於恐懼。劃完十字，他那虛飄的無神的眼光繼續到處尋尋覓覓，掃過屋脊和地板，好似要追捕什麼東西。

「華里裡，尼基吉奇，請去睡吧！」那個穿短上衣的女人說。癡香客突然揚頭轉身，但腿子發虛，搖搖晃晃……他的女伴一步躡上前，一把攙住他腋下。聽她的聲音，看她的身段，她似乎還十分年輕，她的臉幾乎無從看清。

「心痛의阿庫琳娜，我的心肝！」癡子香客以撕裂肝膽的聲音呻吟，嘴巴大大張開，舉起拳頭狠狠捶打自己的胸膛，重重地嘆一口氣，彷彿發自丹田。他兩人跟著老板娘走出房門去了。

我躺在硬梆梆的沙發上，久久思考著適才所見所聞。我這位催眠術家終於徹底變成了瘋瘋癲癲的香客。他身上原本具有的那股精力竟把他扭向了何方？

第二天早上我準備上路。像昨日一樣大雨傾盆，但我不能再耽誤了。我的僕人端水給我洗臉，他臉上帶著意味深長的嘲弄的微笑。我很懂得這種笑意欲何指，它表明，我這僕人探知了某種對老爺們不利甚至不雅的事情。看來，他真迫不及待想告訴我。

「喂，怎麼啦？」我終於問。

「那個癡子香客昨晚您看見了嗎？」僕人飛快地說。

「看見了。那又怎麼？」

「他的女伴您也看見了，先生？」

「也看見了。」

「先生！她可是位小姐哩！貴族出身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我把真相告訴您吧，先生！有幾個買賣人今日從T省來到這裡，認出了她。連她的姓名也說了，可我沒有記住，先生！」

像一道電光一閃，我心下明白了。

「那個癩子還在這兒嗎？或者走了？」我問。

「好像還沒有走。剛才還坐在大門口，口中念念有辭，根本聽不懂。他吃飽喝夠，在這兒撈了不少油水。」

這個僕人跟阿爾達利昂一樣，應歸入知書識禮的侍僕這一類。

「那位小姐也跟他在一起嗎？」

「在一起。照看著他。」

我走出門廳就看見癩子。他坐在大門口的板凳上，兩掌撐著凳子，耷拉著的大腦瓜左右搖晃，活像隻籠中的野獸。濃密蓬亂的捲髮披下來遮住了腦門和眼睛，兩邊晃蕩，

嘴唇閉不攏，也跟著不住地抖動。口裡唧唧咕咕，簡直是非人類的怪腔怪調。他的女伴取下吊在轆轤桿上的水罐子倒了水，剛洗過臉，還來不及紮頭巾，就走過牲畜棚前的糞坑上搭的一條小木板退回到大門邊。我望著她，此刻，她沒有戴頭巾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不由得兩手一拍，大吃一驚：眼前就是索菲婭！

她飛快轉過臉來，一雙藍色的眼睛，像過去一樣凝然不動注視著我。她瘦了很多，皮膚變粗糙了，紅裡透黑。鼻子變尖了，嘴唇閉得更緊。但她並沒有變醜，只是保持她過去富於幻想的困惑的表情之外，再新添了義無反顧、英勇無畏、全神貫注、一往情深的神色。她臉上，稚氣一掃而光。

我走近她。

「索菲婭，弗拉基米諾夫娜！」我大聲說，「難道這就是您？穿著這種衣裳，跟這些人在一起！……」

她打了個哆嗦，更加專注地望著我，似乎想辨認，跟她說話的這個人是誰，接著，不回答一個字，便匆匆奔到她的同伴跟前去了。

「阿庫琳魯希卡！」癩子又唧唧噥噥，沉重地嘆氣，「罪孽滔天呀，咱們罪孽滔天……」

「華西里，尼基吉奇，咱們馬上就走！您聽見了嗎？馬上，馬上就走！」她飛快地

說，一手繫頭巾，一手攙扶癲子的拐肘，「咱們快走，華西里，尼基古奇。這兒有危險。」

「我走我走，我的小媽媽，就走，」癲子馴服地回答，整個身軀向前傾，費勁地從板凳上站起來，「可得把腳鎖的鐵鏈子綁起來……」

我再次走到索菲婭跟前，告訴她我的姓名，我央求她聽完我說的話，那怕回答我一個字也好，我向她指出，正在下雨，簡直是傾盆大雨，我請求她愛惜自己的身體，我還提到她父親……但是，她簡直神靈附體了，一個殘酷無情的惡毒的神靈。她對我不屑一顧，咬咬牙，呼吸上氣不接下氣，用簡短的命令的口吻小聲催促驚慌失措的癲子，給他束好腰帶，綁起腳鎖的鐵鏈，將一頂帽舌破損的兒童戴的呢帽子扣在他蓬亂的頭髮上，塞給他手中一根拐杖，把背包抓過來挎上自己的肩頭，於是攙著他走出大門，上了大道……我無權阻止她，其實，阻止也無濟於事。可是，她對我近乎絕望的最後的呼喚，意然不理不睬，連頭也不回。她攙扶著「上帝的奴僕」的拐肘，沿著又髒又黑的泥濘之路急沖沖朝前走，過了片刻，透過昏昏的晨霧，透過綿綿的雨網，我最後一次看見癲香客和索菲婭兩人的身影踽踽前行，漸行漸遠……他倆走過一間茅屋，拐個彎，便消失了。

我回到自己房間，心潮如湧。我怎麼也不能理解，我真弄不明白，一個這麼年輕，這麼富有，並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，居然拋棄一切，拋棄自己的家、親人、朋友，揮

一揮手，便告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飲食起居的習慣，這一切，所為何來？是不是為了追隨一個半瘋半癲的流浪漢，心甘情願做他的情婦？片刻也不能夠心存這樣的念頭：做出類似的決定的理由是發自內心的（那怕是被歪曲了的），是情之所鍾，或者是愛情，或者是性慾……只需看看一眼那個「上帝的奴僕」的尊容，便令人生厭，上述念頭便不攻自破。不！索菲婭依舊是純潔的，正如她有一回對我說的，對於她沒有不純潔的東西。我不理解索菲婭的行為，但我不責備她，正如後來我不責備另一些姑娘一樣，她們也跟索菲婭相似，毅然作出自我犧牲，獻身於她們自認為是真理的事物，並從中看出自己的使命。索菲婭正好走上這條路，我不能不感到遺憾，但要對她表示佩服甚至尊敬，我也做不到。那次她對我談到自我犧牲，談到自輕自賤，那不是偶然的……她的語言和行動不會脫節。她決心尋找一位導師和領袖，結果竟然找了這個人，天啦！

是的，她會強迫自己遭人踐踏……後來，有個消息傳來，說是她的家庭終於找到了這隻「迷途的羊羔」，把她弄回家了。回家後，她沒有活多久，並且至死不開口，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一句話。

願上帝賜妳心裡以和平，可憐的謎樣的生命啊！華西里，尼基古奇，大概，至今仍在到處流浪，進香朝聖。他這號人有著鐵打的身子骨，著實令人驚訝。羊癲瘋也許能把他制服。



一八六九年

- ① 法文：索非婭夫人。
- ② 法文：索非婭夫人。
- ③ 傳說原為妓女，後被耶穌感化。

## 夢

那時候我跟母親住在一座濱海的小城裡。我已經滿了十七歲，而母親還不到三十五。她出嫁時很年輕。我父親去世時，我還不到七歲，但我對他記憶猶新。我母親個子不高，頭髮淡黃，長得很美，但老是愁容滿面，聲音文靜而疲乏，一舉一動都怯生生的。年輕時她的美貌是出了名的，直到去世都一直保持著她的魅力，是個可愛的女人。我還沒有見過比她更深沉、更溫柔、更憂鬱的眼睛和更纖雅的手，也沒有聽見過比她更敏感、更柔和的嗓音。我崇拜她，她也愛我。但我們生活過得並不快樂。彷彿，有個神秘莫測、不可挽救、不應降臨的苦難把她整個人連根拔掉了。這苦難，不能單純用對父親去世的悲痛來加以解釋，雖然這悲痛是巨大的，雖然母親熱愛他，雖然她保持著對他聖潔的記憶……不！還有更深更隱蔽的東西，我雖不理解，但我感到了，朦朦朧朧但卻強烈地感